

对藏品及藏品保管工作的再思考

李文琪 (首都博物馆藏品保管部 北京 100045)

提要: 藏品是博物馆藏品保管部门的主要工作对象。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博物馆的社会角色发生极大转变,藏品保管工作也被提出了新的要求。当前博物馆的藏品保管工作需要保护管理藏品资源的基础上,不断探索使其得到可持续利用的方法。藏品保管工作者需要更新观念、借用新技术和采用新方法,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完成这一新的使命。

关键词: 藏品; 藏品保管; 藏品信息; 藏品资源

一、博物馆藏品及藏品保管工作

(一) “博物馆藏品”概念的认识

1. 从“文物和标本”到“一切资料”

文物行政管理部门和博物馆界对“藏品”的定义是在不断变化的。1993年,为了“加强博物馆藏品的保护、管理工作,提高保管队伍素质”,国家文物局组织经验丰富的文博行业专家编纂《博物馆藏品保管工作手册》。该手册将藏品定义为“文物和标本”。《中国博物馆学概论》将博物馆定义为“文物和标本的主要收藏机构、宣传教育机构和科学研究机构”^[1],显而易见,上述对藏品的定义是基于后者对博物馆的定义而来。20世纪80年代,随着中国博物馆事业的蓬勃发展和对外交流活动的日渐频繁,一些学者开始对“博物馆藏品”的基本属性和内涵进行重新思考,将其定义为“供研究和社会教育之用的有价值的历史文化遗产、自然标本和科技成果及有关的一切资料”^[2]、“自然界和人类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发展的见证物”^[3],并指出,这种物品只有出于特定的“目的”、“需要”,经过“特定的程序”^[4]而被博物馆收藏,才能成为博物馆藏品。

2. “博物馆的物”

1993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文物·博物馆》卷(吕济民、苏东海)对博物馆藏品是这样描述的:“藏品一词内容非常广泛,博物馆藏品系博物馆收藏物的总称,它具有特殊的含义,不是任何实物都能成为博物馆藏品的,而只有那种能够反映人类和人类环境的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实物才能成为博物馆物品……博物馆物的概念远远超出“历史化石”的内涵。我们对博物馆物的概念也必须从发展中去把握。例如人类历史和自然历史中有文化价值的遗址、遗迹,有文化价值的生态环境和自然保护区的整体等都被视为放大的博物馆的物。”《中国大百科全书》对藏品的描述还有特别关键的一点,在此前的学者研究中并不受关注,即“博物馆物品是博物馆赖以活动的物质基础,如果不把物作为主要的信息传播工具,不论其性质如何都不是博物馆,这就是博物馆与科研、教学等机构不同之处”^[5],这段话明确了“博物馆的物”所具有“信息传播工具”的作用,我们也可以理解为,博物馆藏品必须具有信息传播的价值。

3. “见证物”与“物证”

2001年国家文物局主编的《中国博物馆学基

[1] 文化部文物局编:《中国博物馆学概论》,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31页。

[2] 马子庄、晓贾:《试析博物馆藏品》,《中国博物馆》1987年第2期,第50页。

[3] 王宏钧主编:《中国博物馆学基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166页。

[4] 马子庄、晓贾:《试析博物馆藏品》,《中国博物馆》1987年第2期,第50页。

[5] 吕济民、苏东海:《中国大百科全书:文物·博物馆》,www.ccph.com.cn,中国大百科全书网络版。

础》一书，对藏品的定义是这样的：“藏品是博物馆为了社会教育和科学研究的目的，根据自己的性质，搜集保藏的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发展的见证物”^[1]，使用了与之前博物馆学中“文物和标本”、“物”所区别的“见证物”一词。2009年宋向光所著《物与识——当代中国博物馆理论与实践辨析》一书，将博物馆藏品的概念明确为“博物馆根据收藏标准和履行特定工作程序收藏、管理的人类和人类环境的物证”^[2]。可以看出，后两个定义与之前对藏品的概念在内涵上已有所延伸。尤其是在后一本书的定义中，使用“人类和人类环境的物证”这一用语，科学地涵盖了博物馆藏品的基本属性，并明确指出：“博物馆藏品不仅是特定形态的物质实体，同时也是信息载体”。因为“物证”一词的采用，使这个概念具有了更广泛的灵活性和包容性——与实物相比，物证包含以物为证的意思，即“物”可以用本身去容载、表现并传达相关信息。这样，博物馆藏品“信息载体”的属性被进一步发掘并予以明确。

综合博物馆藏品物质实体与信息载体这两方面的特性，从博物馆工作者的角度出发，藏品即可被看做一种可以为博物馆创造社会价值的资源^[3]。这种资源不仅具有其本身作为“物质实体”的存在价值，更具有“信息载体”的价值，并通过对后一种价值的发掘与利用，使博物馆藏品最终实现其对社会的作用。

（二）对博物馆藏品保管部门职能的再思考

《博物馆藏品保管工作手册》对保管部的工作职能有明确规定：“保管部是博物馆主要业务部门之一，在博物馆整体工作中担任着重要任务。主要工作包括对藏品的保护管理、提供利用和科学研究方面。”就目前的状况来看，无论在法律法规、行政政策本身还是学术研究领域，对保管部门职能的认识与界定毫无疑问是科学而全面的。问题出现在藏品保管工作的过程中，因为认识和理解上的偏

差，最终导致了今天藏品保管工作在三个职能的有机划一及一体执行上存在不尽善尽美的状况。

博物馆藏品具有物质实体与信息载体这两方面的特性，是一种可以为博物馆创造社会价值的资源，而藏品保管部门作为博物馆藏品的直接管理者，也就相应地要承担了保护、使用资源并利用其内在价值对人类社会产生实际意义的职责要求，最重要的是，资源的管理者还必须要使资源保持可持续发展和利用的状态。从这个层面去重新理解《博物馆藏品保管手册》的规定，就会自觉地形成对“保护管理、提供利用、科学研究”这三个藏品保管部门职能的整体、辩证的认识。

对藏品的保护管理，不但是基础，更是一种原则，借助科学的技术手段、完善的制度建设、严格的工作流程、完备的管理手续，确保同博物馆藏品相关的各种工作都在这种保护和管理的原则下进行。“提供利用”，是藏品保管工作最直接也是最根本的目的，藏品保管部门的工作难点即在于，不仅要满足博物馆当前对藏品利用工作的需要，还要不断探索并发现如何更好地发挥“提供利用”这一功能的方式，这种探索和发现包含两个层面，第一层是对其所管理的藏品资源的科学研究，第二层即是对保管部门工作本身的总结、反思、研究、探索。

在对博物馆藏品这一概念已有新理解的情况下，对藏品资源的科学研究这一工作的范畴也有所延伸，不仅要明确展现藏品本身的真伪、形制、工艺、特点等，更需要尽可能去全面、深入发掘藏品包含的所有信息，尤其是其所蕴含和折射出的社会历史意义、人文意义。《物与识——当代中国博物馆理论与实践辨析》一书中指出：“对藏品的研究将不再是静止的和孤立的，而要在更广泛的范围中、在相互联系和发展中更深入地揭示藏品的文化及社会内涵，深化人们对博物馆藏品的认识”。

具体到藏品保管部门的工作来说，就是要坚持

[1] 王宏钧主编：《中国博物馆学基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133页。

[2] 宋向光：《物与识——当代中国博物馆理论与实践辨析》，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309页。

[3] 全国科学技术委员会审定公布概念：资源，英文resources，“资财之源”，是创造人类社会财富的源泉。

“保护管理”这一至高原则，致力于在利用先进的科技成果进行藏品保护的同时，制定科学健全的制度、厘定严格妥善的工作流程与手续，深入对所管理的藏品资源的研究，发掘本馆藏品区别于他馆的独特价值与意义所在，从而使藏品资源本身借助其所包含的信息，通过保存、展示与教育的方式，达到一种发展和利用的可持续状态。

（三）重新认识藏品保管部门与博物馆整体及其他部门之间的关系

《博物馆藏品保管工作手册》中指出，藏品保管部门需要“坚持博物馆工作的整体性原则”。藏品保管部门是博物馆藏品资源的管理部门，藏品资源是整个博物馆产生社会意义的物质基础，因此无论在保管部门与博物馆整体或与博物馆其它部门的关系，藏品都是将这三者联系起来的一条纽带，一根血脉，而整体性的关键即在于，无论博物馆整体还是各部门自身，都有着共同的核心价值^[1]。

就目前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各博物馆的机构设置不尽相同。有的博物馆藏品保管部门包含征集、摄影、研究展示等功能室组，有的博物馆藏品保管部门并不包含这些功能室组，但无论在何种情况下，博物馆有机统一的整体下各部门共同的核心价值目标都是一致的。因此，协作关系体现在保管部门与其他部门工作联系的各个方面。藏品保管部门由于是博物馆藏品的直接管理者，在“保护管理”这一原则的贯彻中起到的是砥柱作用，并致力于将这种原则贯彻到其他各部门有关藏品的工作中，这一作用需要体现在与藏品相关的任何工作的始终；同时由于当前博物馆在机构设置上日趋专业化，在部门人力资源、保存技术、修复技术、藏品研究等各方面，藏品保管部门亦需要博物馆内其他部门的协作与配合。

因此，藏品保管部门在与博物馆内其他部门进行业务衔接时，最关键的就是在坚持博物馆工作整

体性原则的基础上把握好自身的角色定位，即实现博物馆藏品社会价值这一终极目标的共同参与和团结协作者。

二、当前藏品保管工作发展的时代背景

（一）博物馆社会角色的转变对藏品保管工作提出新要求

通过对藏品及藏品保管工作的回顾与反思我们可以发现，对于藏品保管这一事业的实践与认识的不断深入，都是基于时代的发展对博物馆提出的不断变化的职能要求这一原点上的。最初的博物馆也是由于其职能和服务对象及内容的单一性，而对博物馆藏品的直接管理者仅有最基本的“贮藏”要求。紧跟历史与时代的脚步，博物馆由奇珍异物的储藏场所、学者贵族的研究与赏玩场所逐渐衍变成向大众开放、以促进整个社会的发展为目的的文化机构。

《从“馆舍天地”走向“大千世界”——关于广义博物馆的思考》一书指出，“今天，博物馆的工作内容涵盖了整个文化遗产的信息体系和价值体系”。^[2]在这种时代背景下，藏品保管工作也被提出了新的时代要求，即在更好地保护博物馆藏品这一资源的基础上，让博物馆藏品这一资源为公众提供更广泛、更深入、更优质的服务，这一要求有一个关键的把握点，就是效率。博物馆的藏品保管工作者必须要去探索一条既能保证藏品资源的可持续发展与利用、又切实提高藏品相关工作效率的道路。

（二）藏品保管工作在发展与实践中的努力探索

就目前我国各地的博物馆藏品保管工作发展现状以及其上溯数十年的历史来看，这种探索早已开始并有所成效。实际上，这种成效与司法部门和文物行政部门的努力是分不开的。自1982年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开始，到后来

[1] “今天博物馆的核心价值，是从保护文物藏品到保护文化遗产，再到服务社会，进而向参与推动社会变革的神圣责任回归，这是……对博物馆具有永久意义的真理原则与价值原则的科学诠释”，单霁翔：《从“馆舍天地”走向“大千世界”——关于广义博物馆的思考》，天津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9页。

[2] 单霁翔：《从“馆舍天地”走向“大千世界”——关于广义博物馆的思考》，第5页。

《省、市、自治区博物馆工作条例》、《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等各种法律、法规陆续出台并完善，而相应的各级文物行政管理部门也开始制定与颁行各种针对文物及博物馆的管理办法等，如已接近尾声的“文物调查及数据库管理系统建设项目”、正在试点的“国有可移动文物普查项目”等。

在法律与行政指令的双重作用下，加上文博行业几代人的努力，到20世纪90年代末期，中国许多建立较早、规模较大的省、市级博物馆基本完成了诸如现有博物馆藏品的清帐、编目、建档、分类、分库存放等藏品保管领域的基本工作。进入20世纪，博物馆藏品借助先进技术而进行数字化管理的工作实践又如雨后春笋般大规模成长，在20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中，有些博物馆的藏品管理数字化工作已卓有成效。在2003年时，北京鲁迅博物馆完成了以藏品卡片、图书卡片、总账等信息为基础录入的“北京鲁迅博物馆藏品信息管理系统”，当时共有录入记录6万余条。到2004年，上海博物馆就已经建成了包含藏品信息管理与藏品保管总账两个子系统的“上海博物馆数字化文物信息管理系统”，包括藏品编目管理、藏品来源管理、藏品研究管理、藏品保管管理等数个平台在内，针对博物馆专业研究和保管部门用户开发，且当时已完成馆藏资源80%的约10万条藏品信息的录入工作。

然而，我国疆域辽阔，各区域间经济、文化、社会发展存在不平衡性，这直接导致了各区域博物馆藏品保管事业发展步伐的不一致。但在保管工作实践的努力中，文博行业的从业者和博物馆学的研究者不断总结经验、深入研究，为藏品保管事业起步较晚、发展较为落后的博物馆提供了有力的帮助。自90年代以来，许多文博行业的学会、协会等一些机构的活动，为博物馆藏品保管工作者之间互相交流提供了机会，为先进实践经验、理论成果的传播提供了平台，这给我国博物馆藏品保管事业的蓬勃发展提供了极大的助力。而司法部门和国家文物行政管理部门顺应改革创新的形势，对这一领域的法制体系进行不断完善努力，在博物馆保管

事业的发展中同样担当了引导者和规范者的作用。

诚然，文物保护技术、数字技术、传媒技术等科技的不断发展为藏品保管工作提供了技术上的支持，但正是前面所述及的，这种宏观管理体制上的与时俱进、博物馆藏品保管工作从业者的不断实践及总结与反思、文博行业内部迸发的求不断创新、求共同发展的社会作为，为藏品保管工作向更先进、更科学的方向转变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三、对藏品保管部门工作模式的再思考：从账目、库房管理到信息管理、资源管理

（一）过去工作中的转变

传统的博物馆藏品工作人员形象可用“账本加钥匙”来形象地比喻。自90年代末开始，各博物馆或早或晚地开始了用数字技术管理藏品的实践，这直接引发了博物馆藏品工作者对“藏品信息”这一概念的重新思索，以及由此而来的工作方式及工作侧重点的转变。

先是博物馆的藏品保管工作人员开始考虑并参与藏品管理软件及系统的设计制作，之后是逐步完成藏品的图片资料、档案等内容的数字化，进而使藏品管理软件及系统在工作中可以投入使用，切实地起到查用方便、提高藏品利用效率的作用。而自从1995年开始文博专业发表出版的论文、论著等科研成果来看，则陆续有对藏品管理数字化技术的关注、博物馆藏品管理数字化过程中工作经验的总结及建设性的思索以及对藏品信息本身在理论上的探讨等。

（二）从“藏品信息”到“博物馆资源”

上述工作中的转变有一个大致的趋势，即由单纯地将藏品档案等内容使用数字技术进行管理，转到有意识地对藏品信息本身及藏品信息的数字化进行研究关注。关于这一情况的总结，笔者亦赞同这样的看法：“从发展角度看，我们对藏品信息的描述和元数据的采集分为三个历史阶段：第一阶段是编目卡片阶段，第二阶段是藏品档案阶段，第三阶段是计算机数据库记录表单采集阶段”^[1]。在更

[1] 陈禹、何方媛：《谈文物信息组织的几个相关问题》，《中国博物馆》2007年第4期，第94页。

晚一些的研究成果中，藏品信息被这样描述：“藏品信息分为两类，藏品本体属性信息和藏品管理工作信息”^[1]。而《物与识——当代中国博物馆理论与实践辨析》一书则有较为直观的描述，即“博物馆藏品信息包括藏品基本信息，以及关系到藏品安全保存和充分发挥藏品社会效益的方方面面、形形色色的信息，如藏品传世情况、藏品研究文献、藏品音像记录等”^[2]。

综合比较对藏品信息的各种说法，笔者认为2007年金瑞国在《试论我国博物馆资源的数字化开发与共享》一文中所叙述的内容最为全面：“博物馆资源数字化的内容包括两个层次，一是博物馆藏品的基本信息，包括藏品名称、时代、类别、计件、规格和影像资料等作为基础档案资料的信息，以及博物馆对藏品施以保护、管理、利用活动的信息，如入藏、修复、展览、科研、宣传等内容；二是基于对藏品及相关资源的研究而开展数据积聚与加工形成的信息，如反应藏品内涵的专题片、动漫作品、游戏、娱乐产品等”^[3]。虽然这段内容是对“博物馆资源”的描述，但第二个层次中所提到的“对藏品及相关资源的研究而开展数据积聚与加工形成的信息”及其后面的产品举例，应该都属于第一个层次内容的衍生品。

基于这种认识，从博物馆藏品保管工作者的角度出发，对藏品信息的管理亦应该涵盖这两个层次中所有的内容。而藏品保管工作一旦立足这个更为广阔的着眼点，其对藏品的保护与管理也自然能够站在资源得以被可持续利用的高度，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藏品资源管理者。

四、博物馆藏品保管工作者在具体工作中应该做出的尝试

（一）广泛而深入地挖掘藏品所包涵的信息

走出传统藏品研究往往陷于对时代、形制、工艺、艺术风格等藏品基本属性关注的窠臼，针对管理的藏品资源，在传统研究的基础上更广泛、深入地发掘藏品信息，并将这些信息应用到对藏品资源的保护管理与利用中来。这些藏品信息可能包涵对历史及人文精神的折射、对藏品情感^[4]的真实发掘与再现、对藏品社会影响的评估与统计等诸多方面。

目前出于对藏品保护的考虑，各博物馆的藏品绝大多数都是按质地分类分库存放，并有相应的博物馆藏品分类账目。但是为了更好地开发利用文物信息资源，我们可以编制多种主题的藏品目录。如按某种文化主题、工艺特征、时代精神、某个历史事件等多种主题，将能传达主题精神的一类藏品总结归纳，供博物馆研究、展览参考使用。当然，这种做法必须要在前面提到的对藏品信息的更深入与更广泛的发掘工作基础上才可行。

苏东海先生指出，“文物是有限的，藏品是有限的”^[5]。每一个博物馆的藏品资源都是有限的，亦是不可再生的，但是如何使有限的资源去创造更多的社会价值，是每一名藏品保管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而广泛、深入发掘本馆藏品信息并以各种形式储存、传播，这是使藏品有限的生命借助其无限的精神价值及文化意义得到不断延续的一种手段。这也正是建设有独特精神魅力及文化影响力的博物馆、实现博物馆藏品资源社

[1] <http://www.cnki.net>.

[2] 宋向光：《物与识——当代中国博物馆理论与实践辨析》，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330页。

[3] 金瑞国：《试论我国博物馆资源的数字化开发与共享——部分以“文物调查及数据库管理系统建设项目”为例》，载刘英、张浩达：《数字博物馆的生命力》，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56页。

[4] 苏东海称：“如果我们在加强藏品的科学研究的同时，加强藏品的人文内涵的研究，追寻每件藏品的故事及其蕴含着的动人心弦的情感，那我们的藏品研究将会进入更广大的领域；我们的观众将会流连于文物的情感之中，驻足不去”。见《博物馆的沉思——苏东海论文选》（卷二），文物出版社，2006年，第64页。

[5] 苏东海：《博物馆的沉思——苏东海论文选》（卷二），第62页。

会价值的最有效的方式。

（二）增强在藏品工作中的主动性

增强主动性是管理好博物馆藏品资源的最基本要求。这种主动性并不仅仅在于保管部门原有的账目、库房管理、为博物馆需求而提供文物、照管养护文物等，也要着力于更深入、广泛地发掘藏品资源的内在信息。这并不是一个空洞的目标，正因为藏品保管工作和藏品资源有着密切和频繁的直接接触，使这项工作有非常强的可行性。

主动性即存在于琐碎而平凡的藏品保管日常工作中。藏品保管员根据自己所分管的文物类别，选择相关的学科基础知识、研究资料等进行学习，这是第一步。由于藏品库房保管员的工作一般有着较强的稳定性，也为这种努力提供了以后在本类藏品的保管工作中可发挥作用的前提。对某一类文物系统地了解是深入发掘其信息资源的基础，有了这个基础，在清点账目、整理卡片、排架上架、展览修复、观摩研究等了解藏品信息和提用藏品时都不会无心而过，而能在工作中自然地萌生对藏品的思考线索及信息发掘的热情。

一旦如此，藏品资源的管理工作就不再是机械模式下的简单运作程序，而有了自身的创造性和生命力。

（三）利用科技手段提高藏品资源的管理效率

目前已基本进入尾声的“文物调查及数据库管理系统建设项目”，包含28个信息指标，已经可以比较全面地涵盖国家一、二、三级文物的基本属性，这给使用该项目的博物馆提供了良好的文物藏品管理平台。但具体到每个博物馆，对自己所有藏品信息（即前文中提及2007年金瑞国的“博物馆资源”概念）都应该有相应的数字化平台去管理。藏品保管工作者亦要更新观念，将这种“博物馆资源”概念下所有的与藏品相关的信息都纳入本部门的数字化管理系统，对每一件藏品的信息都要做到纵向与横向两个层面的全面了解与把握，只有这样，才能对藏品资源进行统筹性的管理，这对提高博物馆工作效率有极大的意义。

在有的博物馆，运行一个展览的程序一般是由

展览部门提出藏品目录，之后再交予保管部门要求提用。现有博物馆的藏品管理信息系统对藏品的基本属性等都能有比较全面的展现，而对于藏品的管理状态如是否外借、是否正在展览、是否正在修复等内容没有涉及，这就有可能导致展览藏品目录单到保管部之后，再将因上述情况不能用于展览的藏品信息反馈给展览部门，展览部门又必须因此修改展览相关内容，如涉及藏品较多，还可能造成对展览比较严重的延误。即使因此去为展览进行藏品的协调，也会占用相当的时间。如果将这项内容体现在藏品信息管理系统中，并给予展览部门相应的查阅权限，就不会出现这种影响工作效率的情况。

如果在藏品信息管理系统中，对藏品提用记录、展览情况、研究成果、横向信息比较乃至相关的新闻、视频等资料有所包含或设置查阅链接，对提高整个藏品资源管理工作的效率将有非凡的意义。

（四）增强历史使命感与责任意识

藏品保管工作部门是博物馆的基础工作部门之一，它同样存在事务性工作繁重的特点。除了做好藏品相关的工作，保管部门也必须分配时间去完成馆内运行的常规性事务，如大量的活动、会议、任务等。对于一些新成立的馆，藏品总量越多，做好藏品基础工作需要的时间就越长，更何况藏品资源化后需要去做的那些更有难度的工作。然而每种职业都有自己的职业道德要求，尤其是要求它的从业者具有高度的职业责任感。做好藏品保管的工作，需要在对保管工作人员进行业务培训的同时，加强职业道德教育及责任感的培养；更需要在工作中坚持脚踏实地的心态，以愚公移山的信念、滴水穿石的精神去完成每一项看似琐碎微小的任务。藏品保管的工作绝对不能有急功近利的心态和做法，必须靠制定宏观整体和阶段性的工作计划，靠清晰的工作流程来确保。在毫不松懈的努力过程中，经验会总结，人员会成熟，工作效率也会提高，会形成新的风气与理念并得到认可，新的工作模式也会很快地被确定和接受，保管工作自身蕴含的活力及其要求随时代共同发展的不竭动力也将得到激发并作用于博物馆事业。

作者简介：李文琪，历史学硕士研究生，首都博物馆藏品保管部馆员。